

《西遊記》三百悟

01 兒童時代最喜愛《西遊記》。一是因為《西遊記》是真正的藝術品。其主角孫悟空、豬八戒、唐僧等形象，均可以玩賞不盡，品味不盡。二是人之初，性本善。兒童時代天生最具善念，即童言、童心、童趣等全是天真天籟。而《西遊記》正是佈滿善念的大書。孫悟空容不得專制帝王和各類專制權貴，哪怕是天上玉皇、地上龍王，哪裏有平等，就鬧到那裏。哪裏有妖魔鬼怪，就打到那裏。為人間請命，為人間除惡，為人間張揚自由平等，為人間懲惡揚善，是中國最質樸的英雄主義。讀《西遊記》，就是讀生氣勃勃的英雄，讀超功利、超時代的最高意義的善。

02 《西遊記》一反儒道文化經典那種「面向過去」（以周公為座標，包括返回儒統、道統、正統）的大思路，首次建構「面向未來」的精神大維度，為中國人展示一條向西天取經而不顧艱難險阻的全新道路。《西遊記》的首創精神之一，是開創中華民族朝前看、朝前走、朝前求索的遠征圖景。這是曠古未有的大視野。

03 孫悟空是中國個體自由精神的偉大象徵。它表達了中國人內心對自由的嚮往。從自然關係上說，它表達了人不受制於蒼天也不受制於大地的束縛。從社會的關係上說，它又表達了人不受制於政治權力、宗教權力統治的自由意志。可貴的是，小說還表述了對於自由的正確理解，前期孫悟空表現的是無所畏懼的積極自由

精神，後期孫悟空則表現出自由與限定、自由與規則的衝突與和諧。其主體性和互為主體性的矛盾與化解，也得到充分表述。

04

《西遊記》為中國的禪文化提供了一個意象性的說明。佛文化在印度誕生，在東南亞尤其在中國、日本發展。這是公認的事實。但是尚未有人指出，禪對佛的發展，不是一般性的擴展，而是思想上的巨大飛躍。中國禪，以六祖慧能為代表，他把禪純粹化，抵達「只禪不相」、「只禪不宗」、「只禪不佛」的境界。這一境界，高行健的劇本《八月雪》作了最透徹的呈現。慧能不僅拒絕黃袍加身，謝絕進入宮廷充當「王者師」，不被政治勢力所利用；而且打碎傳宗的衣鉢，廢棄權力更替的象徵之物，此舉石破天驚。它高揚的是「只禪不宗」的旗幟。這一行為語言宣示，禪超越一切宗派門派，不僅不納入任何政治勢力的範疇，也不納入任何宗教勢力的紛爭，只獨立不移地站在精神領域中。禪宗，排除了宗，只剩下禪，即只剩下超現實功利的純粹自由和純粹獨立的立身態度，這是佛教曠古未有的偉大變革。慧能本是宗教領袖，但他本人又拒絕任何偶像崇拜，既不崇拜他者，也不自滿自售即不以佛自居。

《西遊記》把慧能的境界加以形象化地展示，也「只禪不相」。菩提大師實際上是個大禪師，他教會孫悟空「去我執」而贏得七十二變，「去法執」而打破時空限制，贏得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後來菩提大師不滿孫悟空把私授的本事顯耀於師

兄弟，違背「真人不露相」的禪理。露相，意味着慾望，意味着功利之思。菩提大師給孫悟空唯一的叮囑是讓其保守師門的秘密。不讓孫悟空說破出自何宗、何師、何門，這是「禪而不宗」。此故事正是一個不立宗派、宗門的偉大範例。最後，孫悟空護送唐僧到了西天，被封為「鬥戰勝佛」，他不在乎，只在乎去緊箍咒。把自由看得高於佛，大於佛，這是「只禪不佛」。禪，即大自在，大自由。禪本身才是目的，之外沒有其他目的，而讓人崇拜也不是目的。這是《西遊記》對中國文化所作的偉大貢獻。

05

中國人以「儒」應世，借「道」逍遙，用「釋」明心。《西遊記》兼備三者，尤其是道與釋。它是莊子之後對中國影響最大的自由書，但兩者又有巨大的區別。用以賽亞·柏林 (Isaiah Berlin) 的思想概念劃分，莊子屬消極自由 (negative liberty)，而《西遊記》則屬積極自由 (positive liberty)。消極自由，重心是迴避（合理的不作為）。積極自由，重心是爭取（主動去做）。莊子的逍遙，是不依附、不參與的自由；莊子的齊物，是不競爭、不挑戰的自由；莊子的混沌，是不表態、不發言的自由。這些都是合理的不作為，所以是消極自由。而孫悟空的大鬧天宮與大鬧龍宮，三打白骨精及大戰各路妖魔，則是主動出擊地掃除敵意和阻撓，所以是典型的積極自由精神。

《西遊記》的前十幾回書寫積極自由精神的極致，孫悟空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玉皇龍王拉下馬的英勇無畏精神也表現到了極致。《西遊記》的下部描寫釋迦牟尼和觀音菩薩為孫悟空設置緊箍咒，暗示人間世俗生活的原則，自由與限定的矛盾。自由不是我行我素，自由意志乃是對本能的抑制與支配。戰勝山中妖魔與戰勝內心妖魔的統一。後半部小說雖走向乏味（模式化），但思考卻走向深刻。自由與限定的悖論，使孫悟空陷入困境與痛苦。

06

中國文化有先秦經典、宋明諸賢構成的大傳統，也有陳勝、黃巢、李自成等農民起義構成的小傳統。《西遊記》改變了小傳統，為中國文化提供了造反（革命）而不胡亂殺生的英雄範例。前期孫悟空上天入地，大造三王（玉皇、龍王、冥王）之反，反中有戲弄、有破除，但不濫殺無辜，從未傷害過一個無辜的生命。他在大鬧龍宮時，只限於借兵器，並未用兵器在海裏殺生。他大鬧天宮時，胡吃仙桃，搗亂仙桃大宴特權。但對王母派來摘桃的仙女們，孫悟空只是施法把她們「定住」，並未調戲或傷害她們。造反中有「度」有「分寸」。大鬧煉丹爐時，也不傷及太上老君。

07

《水滸傳》把武松、李逵等打扮成社會正義的化身、救世主，可是他們本身卻充滿邪惡，為逼人上山而不擇手段，（如逼朱同上山而把小衙內砍成兩半，又

如逼秦明上山而殺盡城郊百姓）以殺人為樂，這就近乎魔鬼。而吳承恩卻不把孫悟空打扮成正義的代表，他的猴形妖身，似人非人，頑皮調皮本身就是對人間權威的解構。

08

唐僧在沒有證據證明妖魔為妖魔時，他寧可假設妖魔是「好人」，不許孫悟空隨意打殺。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誤殺生命與傷及無辜，實現善的絕對性。因此把唐僧簡單地視為「愚氓」是不對的。當孫悟空令妖魔現出原形，證明妖為真妖時，唐僧總是欣然接受，所以孫悟空總是跟隨唐僧，不棄不離，離了還會再回來，因為他知道師傅胸懷一顆大慈悲心。

09

如果說，孫悟空是以力服人、以力服龍、以力服天；那麼，唐僧則是以心服人、以心服龍（連廣晉龍王太子也服而化作白馬馱他走過萬里征途）、以心服天（連天子唐太宗也拜他為御弟）。征服人最偉大的途徑是人心，不是人力，更不是暴力。所以唐僧為師，行者為徒。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是如此。

10

孫悟空天不怕、地不怕、玉皇不怕、龍王不怕、閻羅王不怕，真真正正「無所畏懼」。然而，他卻敬畏唐僧。之所以敬畏，不僅是因為唐僧擁有「緊箍咒」，更為重要的是唐僧擁有慈無量心，悲無量心。有這種心，他才能把孫悟空從

五行山的重壓下解放出來，也能把豬八戒、沙悟淨和孫悟空吸引到身邊，構成一支尋找真理的隊伍。而孫悟空之所以令人佩服，也在於他不僅「無畏」，而且「有所敬畏」。

11 近現代的政治，最根本的弊端，是輕易地界定人為「敵人」，尤其是界定為「階級敵人」，即草率地把人視為「牛鬼蛇神」、妖魔鬼怪，然後批倒批臭或打倒打爛，完全不知人的尊嚴。我喜愛唐僧，乃是他絕對不允許這種輕率，寧可委屈孫悟空，也不隨意錯判他者為牛鬼蛇神。這種態度，與「寧可錯殺一千、也不可放過一個」的口號截然相反，也與「乾淨徹底全部消滅」的口號相反，乃是一種對生命極尊重極鄭重的態度，而尊重鄭重的背後是慈悲，是對每一個生命個體的絕對護愛。從表面上看，這是唐僧心腸，從深層上說，這是佛性原則。

12 孫悟空走上取經之路前夕，對龍王埋怨，說我僅殺了幾個強盜，唐僧就嘮叨沒完。當時孫悟空雖然無比勇猛，卻仍然十分幼稚，他不知道，殺戮任何一個人包括被稱為盜賊的人都是大事。在唐僧心裏，殺幾個人，是大事件，在孫悟空那裏，卻是小事情。所以孫悟空才必須從頭修煉，不是練武藝，而是修心性。修到懂得尊重每一個人就成佛了。

孫悟空在花果山是「美猴王」，屬於被前呼後擁的「王者」，而在西行路上，他卻是跋山涉水的衛兵，屬於唐僧指揮的「行者」。前者安逸享樂，後者勞苦搏鬥。人生往往須在二者之間作一選擇。世上的聰明人多數選擇前者，但孫悟空選擇後者，所以號為孫行者。他的心性使他懂得：生命，不怕勞苦，只怕勞苦無意義。他在求索真理的路途上，每一步都踏着苦辛，也每一步都踏出意義。

13

《紅樓夢》從女媧補天遺石說起，直接連上《山海經》。《西遊記》雖未直接與女媧相連，但也充滿《山海經》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天，不可補，女媧偏要補；海，不可填，精衛偏要填；日，不可追，夸父偏要追，這是《山海經》精神。孫悟空渾身都是這種精神：天宮不可鬧，他偏大鬧；冥府不可進，他偏挺進；真經，在萬里之外不可企及，他偏與唐僧一步一步向它靠近。神能往，我亦能往，魔能往，我更能往。這是中國的原始文化精神，被孫悟空發揮到了極致。

14

《山海經》的追日精神，乃是不顧炎熱的追求光明的精神，《西遊記》的取經精神，也是不顧艱辛追求光明（真理）的精神。夸父追日時留下的拐杖化為桃林，帶給後人一片綠蔭。唐僧孫悟空獲取的經典，也如同桃林，留給後代無窮的春風與星辰。中華文化能夠不滅不亡，與追日、取經這種大精神息息相關。

15 孫悟空之所以成為偉大的英雄，一是靠高人指點（他遠走天涯，求拜菩提師祖，學得七十二變）；二是靠自我鍛煉（進入煉丹爐才能煉成烈火金剛和煉出金睛火眼）；三是靠佛把他推上正道（不走歪門邪道方能成為真英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西遊記》回答說：「鋼鐵是煉丹爐、五行山和自身的千辛萬苦煉成的。」煉成後怎樣發光發熱？《西遊記》又回答說：「光熱全在正道上。」

16 孫悟空大鬧天宮，完全沒有「替天行道」的意識，也沒有「替人行道」的意識，所以他既不招兵買馬，也無造反綱領，完全是反抗天庭對他的蔑視，求證自己的尊嚴。他的許多造反行為都是被當權者逼出來的，所以如來佛祖把他關進五行山五百年年是不妥當的。佛祖也往往不公平。

17 孫悟空造反而不謀反，他從未使用過計謀，包括陰謀與陽謀，也不動用心機與心術，與《三國》中人完全兩樣。三國中人人個個善於偽裝，善於作假，善於設置陰謀詭計，誰最會裝，誰的成功率就最高。而孫悟空始終是花果山人，不裝、不偽、不假，自然自由自在。與三國中的那些巧偽人，完全是兩種不同質的生命。

18 作為天下第一武功，天地之間全無敵手的勇士，孫悟空竟然選擇皈依佛教的道路。可見最有力量的存在，並非手拿千鈞棒的英雄，而是臉帶笑意的如來。

這是一個偉大的隱喻：至柔可以克至剛，而至剛者可以聽從至柔者。世間最偉大的力量存在於心靈之中。

19 《西遊記》的佛，是個全知全能的精神體系。佛眼能看到一切，看穿一切。真假孫悟空，打得死去活來，連唐僧也辨認不出來，最後讓如來佛祖一眼看穿。除了如來與觀音之外，還有其他佛星。佛的邏輯是誰的善性愈強，誰就離我愈近；反之，誰在歪門邪道上走得愈歡，就離我愈遠。

20 《西遊記》把個體自由精神作了最為通俗化與形象化的表述。它傳達了中國人民關於自由、關於解放的內心嚮往。這種精神嚮往，乃是中國人民千百年來所作的好夢。這不是榮華富貴夢，也不是飛黃騰達夢，而是不受精神壓迫的個體自由夢。

21 孫悟空以「玩鬧」的方式造反，把中國嚴酷的統治秩序化為一笑。至高無上的玉皇、倒海翻江的龍王、操縱生死的閻羅王，全被他嘲弄戲弄一番，真是痛快淋漓。這位舉世無雙的孫行者乃是一個偉大的解構者，他用「玩鬧」解構掌握統治權力的最高權威，給飽受壓抑的中國人民，一讀就贏得一次精神解脫。